

社會小說

花

叢

上海文明書局印行

2813.7/4.62/4:1

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

社會小說 (花蠶) 全一冊

每部定價洋一角二分



編輯者白 虛

發行者進步書局

印刷所文明書局

發行所文明書局

發行所中華書局

分售處

中華書局

北京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
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

長沙 常德 開封 南昌 南京 杭州
溫州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塘

說 小 會 社

花 蠹 提 要

此亦海上近事狂且夏山爲著名
之花蠹生平計陷名門閨秀大家
姬妾幾難縷指數一日忽逢勁敵
卽前所受陷者之妹設種種迷陣
使之自入彀中旣括其貲幾致之
死具見懲戒淫人之辣手足以喚
醒登徒不少

社會小說
花蠹

白虛著

諸君有曾。瀏覽八年前。刊行之某說部者。度于書中。主人翁。夏山之風采。彷彿猶在心目。夏山丰于色。復丰于財。且工內媚。所夕馳逐脂粉隊中。當者輒靡。艷情香福。爲其消受殆盡。海上風俗。本淫靡。如夏山者。固有其人。而艷羨之者。則且競摹其行徑。恨不克肖肖矣。又恨無夏山之色。或恨無夏山之財。或且恨無夏山內媚之工。每值麗姝。吸引無力。輒引爲大戚。此曹狂蕩既久。富于失敗。經驗知合羣之義。大可施諸女界。乃紛紛投身拆白黨。拆白黨者。猶言有受無償。以法律術語釋之。卽有權利無義務之意。蓋合流。

氓。滑。頭。惡。少。組。織。而。成。之。團。體。也。黨。章。非。有。能。得。婦。女。歡。心。具。如。文。夏。山。資。格。之。一。者。不。得。爲。黨。員。以。囊。括。金。錢。鑄。爲。黨。綱。漁。獵。婦。女。則。實。行。黨。綱。之。一。政。策。黨。中。分。部。治。事。規。制。森。然。進。行。亦。極。敏。活。初。選。黨。員。之。美。丰。姿。者。游。弋。于。花。園。戲。館。酒。樓。妓。院。通。衢。僻。巷。等。處。偵。婦。女。有。饒。于。資。者。百。化。其。色。身。以。爲。餌。天。下。婦。女。多。喜。美。少。年。嚙。餌。自。易。既。嚙。烏。能。遽。脫。黨。員。政。策。行。婦。告。黨。中。則。出。鉅。金。恣。其。籠。罩。不。足。則。釀。諸。黨。員。又。不。足。則。搜。集。黨。員。趨。時。衣。履。鑽。石。之。屬。給。之。俾。得。以。時。遞。易。博。婦。女。歡。徐。俟。婦。女。審。確。其。資。力。宏。富。無。能。問。之。之。時。始。以。經。營。鑛。業。籌。設。公。司。收。買。股。票。等。事。侈。陳。大。利。均。可。操。券。獲。歆。動。婦。女。且。云。并。不。招。股。非。所。愛。不。介。爲。股。東。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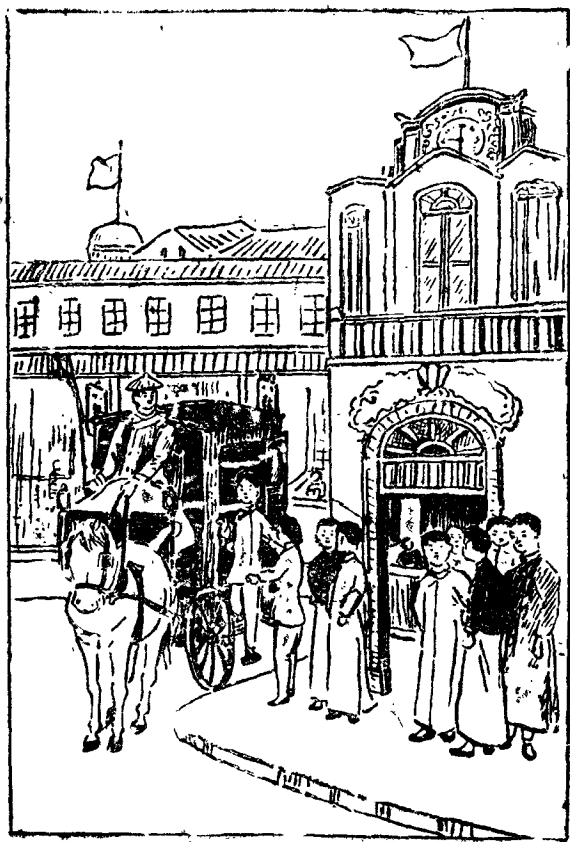
使婦女自願出資。并浼其提携。方輦其金至黨。如是者。黨中第爲上列。次則故于婦女前。微露皇遽之態。或抑鬱之狀。俟婦女窮詰其故。方歛歔道所苦。或云朋輩商貸。或云逋負若干。不應卽傷體面。婦女迷戀旣深。覩茲窘狀。枕席寡歡。勢非立出金。無以慰藉。如是者。黨中列爲優等。此其爲術。俱以柔勝。柔不能勝。則用剛剛之法。則欲揚其事于衆。婦女懼穢其名。勢必盡償。狂且之慾。綜言之。婦女之遇。拆白黨者。欲求不爲所紿。殆爲必無之事。自此黨出。人可不謀職業。而財色均可恣其飽啖。天下有此美事。甯有不入黨者。年來婦女之失身喪質者。其數殆占全市住民三分之一矣。吾書叙此意。初不屬襍。該黨真象。而文夏山翩翩裘馬。自侈風流。

名雖黨員。實則游行淫窟。亦多不謀諸黨中。獨往獨來。矜爲祕術。而中途所遇。容有不若某說部叙述之神奇。女界竟無一勁敵。天下專以智計權變駁人者。往往有意外之傾跌。惜夏山昧于此理。迷于一往不爲女界稍留餘蘊。吾素稔夏山爲人。今則戕伐逾度。心力亦消。年未四旬。憔悴之態。已皤然若老翁。不復如當年飛揚于某說部字裏行間時矣。頽喪之餘。時生懺悔。夜深無慘。則來絮絮道其端委。僕本恨人。演茲遣興。若云言情自有作者。今當開幕與諸君見矣。

凡徘徊于大馬路泥城橋電燈之下者。泰半爲無業流民。藉以消閒而拆白。黨人亦間于此行其偵緝。此路占繁盛中樞。廣坦爲海。

上冠。車龍馬水。日夜闐咽不絕。兩旁爲人行之路。幅本至寬。而接踵摩肩。乃無掉臂遊行之樂。迄夜電燈齊發。光未外匝。燄乃熊熊逼人。眸幾欲纈。自遠觀之。紅光燭天。甚囂塵上。空氣至爲穢濁。商店裝潢富麗。百貨咸備。勾欄中人。逐隊來往。招至遊客。名姝來此購物。或假道經行者。亦間有之。大馬路之風景。如斯而止。顧遊人羣視爲無上樂土。而文夏山亦適鵠立道旁。如有所伺。

忽一馬車自南來。轉向西風馳而去。至一銀樓門首。馬夫躍下。挽轡停駛。車爲皮篷式。皮篷摺疊車後。中坐一女郎。女郎之前坐一雛婢。車停。婢扶女郎緩緩下。隨入銀樓內。斯時遊人競趣車旁。圍觀如堵。牆夏山亦側身攢入人羣中。第能僅窺女郎鬢影。復排衆



入。僞爲購釵鈿之屬。俛女郎旁。詳審女郎風範。確係大家閨秀。身
段適中。不敷脂粉。而顴頤鮮艷如朝霞。手拈嵌鑽金鐲。迴環審睇。
十指。乃如春筍。鑽石約指。激射電光。燁然作異色。掌肉細膩。無倫。
御絳色絨夾衣。金練鬆繞其頸。垂至胸際。中綴巨牡丹生花一朵。
練端斜扣腰間。勒以彈簧。時計腰束深紫縐裙。波紋微漾。足亦天。
然。革履光滑。可鑑。女郎正與司事論值。粲然露齒。齒細白如編貝。
雙頰微作渦形。眸放媚光。略含英氣。流波偶觸。夏山立時如握電。
機。木然植立。司事覩狀。微哂。則置之。轉矚女郎。頃之。女郎出紙幣。
一束。付值五百元。納其餘幣。並鐲於手持皮篋中。嚶然向婢曰。去
休。

門首觀者。見女郎出。咸睥眄不知爲計。夏山無馬車。雇亦莫及。則出亟呼人力車。擬許以重酬。則速率亦可與馬車等。以女郎乘馬車。苟步行殆如夸父追月。勢必不及。迨人力車至。而女郎乃珊瑚。携婢緩步而行。蓋於下車時辭馬車去矣。至女郎何爲易車而步。外人殆難知其玄。夏山亦不甚探索。姑尾隨之。斯時無賴輩如穿花蛺蝶。繞女郎行。恣意評隲。女郎不怒。亦不顧狀。至蕭閒。夏山欲示異於女郎。明其非伍諸無賴。且屬一人。免女郎忌其儇薄。或懼朋輩饒舌。則獨行於距離較遠之地。又恐女郎不知爲己所眷。則頻頻趨前。希其省識。夏山於此打疊至爲精細。故出以不卽不離之法。約十分鐘。女郎走入巨廈後之一深巷。巷頭晦黑。寂無人聲。

諸無賴擁入。夏山知人多必無佳局。則立於巷口察動靜。女郎果抗聲斥曰。若曹將若何。豈行劫耶。不速退者。吾呼巡捕。聲發字字清亮如刀。森嚴可怖。諸無賴聞言辟易。退至巷外。夏山則反趁此時機速入巷。夏山入巷之意。謂若輩殆不疑吾爲同道。以厲巷內者非一家。胡能定吾爲非巷內厲公。若輩不入。吾可發軔矣。夏山入巷後。近女郎不盈尺。低聲曰。巷內黑暗。語至此頓咽其詞。其下蓋曰。女郎須仔細行。因恐提女郎近唐突。亟減其詞。僅續曰。須仔細行。此語界說。涵義頗泛。可用爲自警。可用爲獻媚。絕不黏脫。婦女聞之。必難據以相責。倘認爲關切者。自不覺低頭作笑。或迴眸隱示謝意。凡此均有機可乘。夏山鑄語之妙至此。即從來心硬者。

亦難保不入其玄中。當時女郎聞言。仍前行。尙未露朕兆。而此刹那頃。巷外諸無賴。乃大譁曰。若可入。吾輩不能自茲。不敢在上海噉飯矣。語畢。勢將擁入。夏山聞而甚悲。知此局必爲所敗。甯設小計。擲揄之。以示薄懲。乃潛身暗陬。諸無賴果復入。不見夏山。疑已偕女郎入溫柔鄉。醋海立如潮沸。循閉戶聲。知女郎所在。亂以指撻門。門忽啞然大啟。一大漢立於門次。厲聲斥問何人。諸無賴噤不敢答。立奔出巷。大漢追之。并呼巡捕。諸無賴盡力狂奔。幸未爲大漢追及。亦未爲巡捕所聞。而夏山乃掩口嗤嗤笑。從容出巷去。夏山歸後。窮思女郎不已。夢中尙作嚙語。謂花國香城。所歷殆遍。從未見有如此女之足以攝人神魂者。觀其隨購金飾。爲數即達

五百金。匪惟富室。且有自由處分財產之權。如斯金窟。胡能弗探。隨行中人。亦有風儀美而衣服都者。彼悉不措意。且加斥辱。尤足見其品格。銀樓中得其一盼。雖非有意。而眼波澄澈。吾影已盪漾其中。途中離合之神光。想亦略存跡象。巷內試以游詞。亦未如待無賴者。施吾以惡聲。凡茲朕兆。都可奮吾神智力。啓彼姝情。竇廓爲精室。寢饋其間。夏山構此幻境。神思漸即迷離。似夢非夢。徹夜不寧。醒時已日落崦嵫。晚霞映窗。作暝色矣。

夜色蒼茫。月涼如水。夏山獨立樓軒。憑欄靜矚。跑馬廳之風景。狀似至適。實則心戀女郎。急欲一探消息。晨起後。極意修飾。擬餐罷卽行偵刺。適爲某公子敦促延宴。此樓樓爲名妓樂琴妝次。陳設

皆歐風。具有法度。名人墨迹。點綴壁間。尤饒深致。東臨跑馬廳。廳極宏。漠幽蒨之氣。襲人遠聞。市聲隱約而已。房中座客約十餘輩。賭興皆至豪。夏山意別有屬。賭稍負。此時賭局方罷。瓊筵已張。徵妓侑酒之箋。亦已紛紛草就。疊之盈寸。夏山擬即辭公子。速覓女郎。而公子又不之許。不得已乘此餘隙。出房略散煩鬱。故一人徙倚欄杆。究竟欄外風物。奚似夏山。殆未留意。而公子則正催促入席。須臾妓亦魚雁而來。圍繞座間。歌喉乍啟。喝采之聲雷動。公子又擾夏山。搦戰。夏山無奈而戰。又輒敗。迨席散。已逾午夜。顧夏山經驗至富。有機不肯稍失。意謂彼姝如入戲場。現正戲散歸家之時。吾遲於巷外。或可一面。苟能晤者。又進一層佳境。因亟與公子

拱手道謝。踉蹌出至昨夜女郎經行之深巷。立候經時。不見人影。而仙人洞府。又非可以鑽踰。惟有記其門牌號數。爲異日重來之計。然巷內概係後門。無門牌可記。且因昨夜倉卒。卽女郎所入之門。至此亦髣髴不能指定。正摸索間。忽聞巷晦之處。履聲橐橐。夏山思力至敏。策來者必守夜巡捕。自念容飾均屬上流。巡捕必不疑爲匪類。來加干涉。頓一轉念。乃大驚。知此巷係著名某偵探住宅。偵探爲革命黨人行刺未中。現正大索刺客。巷內新設巡捕專防。刺客果巡捕見疑。捉將官裏去。昭雪縱速。而今夜羈押捕房之苦趣。必難倖免。且受羈後。報章必揭其事。又何顏再覓女郎踪跡。設想至此。不期皇急萬狀。則力鎮其神。覓詞以對。而巡捕已荷鎗。

蠶立其前。貌至獍厲。吼曰。爾何人。深夜至此。有何事。速答。夏山見問。立肅其容。徐答曰。來此踐一友人約耳。巡捕曰。友人何姓。夏山知不能盲指。亟易其詞曰。女友也。一時忘其姓氏。曰。誰家。夏山曰。忘其號數。故逡巡於此。不便叩戶。巡捕略審夏山狀。乃曰。吾觀爾尙不類匪人。然深夜胡可來此。此地昨出巨案。詰究甚嚴。爾胡不知。語已促。夏山速去。行未數武。巡捕叱曰。止。尙須搜爾。卽倚其鎗於壁。兩手作摸勢。夏山滑稽成癖。憤巡捕無狀。因曰。吾腰囊儲紙幣多。果欲搜查。宜共立電燈下。意蓋譏巡捕行竊。於是兩人趣至電燈下。夏山行時。亟搓其紙幣成團。匿腎囊下。而故令巡捕窺其藏匿狀。巡捕果疑爲藏炸彈。竟搜其腹下。握之甚似。又恐炸裂殞